

## 闲话文人

成健

## 文人食客朱自清



朱自清

若是说起文人中的食客,或食客中的文人,恐怕不能不提朱自清。

其实,朱自清关于饮食方面的文字并不算多,令人难忘的,是他在《说扬州》中,用了简短的篇幅来介绍扬州的吃。尽管简短,却足以显出他的自豪感。他说:“扬州菜若是让盐商家的厨子做起来,虽不到山东菜的清淡,却也滋润利落,决不腻嘴腻舌,不但味道鲜美,颜色也清丽悦目。”朱自清的原籍和出生地都不是扬州,但他却自称“我是扬州人”。扬州的美食让热爱美食的朱自清更加热爱扬州。

读过朱自清《背影》的人们,都知道他一度时期家境艰难。抗战初期朱自清随清华大学一路南下,途中辗转长沙、昆明等地,颠沛流离,时常食不果腹,因此,若有亲朋款待一顿,他往往会对着饭菜发表议论,也许公开场合不会表达出来,但都在日记里写着。哪一顿吃得特别好,他会不吝笔墨,津津乐道,甚或发一通感慨。如1932年12月25日,“昨晚宴余冠英夫妇。下午赴成府看家具,晚赴余宅宴,皆扬州风味,甚佳,甚佳。”1934年3月25日,“《文副》在谭篆卿家宴客,座有郭有守君,谭宅菜味厚重。鱼肚嫩鸡及大开乌,松子山鸡等均佳,白蒜馅饺子尤特别有风味。”

吃得不好,也记。如1934年3月18日,“应李健吾之招,东兴楼菜殊劣。”

朱自清个子矮,身高不足1米6,年轻时还比较胖,体重120斤左右,但后来越来越瘦,最瘦的时候仅70多斤。就是这样的身材,食量却很大,有时暴饮暴食,不能自控,造成消化不良。朱自清对这一点是极其清楚的,医生也对他提出警告。但是他太喜欢吃了,无法管住自己的嘴巴,吃相也不见得好;还经常喝酒,以至于他在日记里经常严厉地责备自己,希望引以为戒。如1935年10月16日,“赴陈铨宴会。厨师系由四川带来,菜很好,我放纵食欲,吃得太多,在礼仪上欠讲究。”

无论创作还是讲课,朱自清都堪称完美主义者,而他对于饮食的要求也是如此。比如聚餐环境和气氛,如果有人有在宴席上闹不愉快,那么这顿饭在他心目中必定大打折扣。他自己请客更加讲究,哪个环节、哪个方面做得不好,总是会耿耿于怀。即使是在家中宴客,朱自清也十分挑剔。1934年1月7日,“二娃、七妹、四妹、幺妹、七哥、九弟来,菜甚丰而未做好,鸭子肥,但出油太多,且有焦气,牛肉筋已化,又太油,火腿尚可,但嫌新耳。”

朱自清是一个性情中人,率真而诚恳,毫不掩饰自己的爱憎,也惟其如此,他才肯将自己对美食的向往和感受原原本本记录下来,让人们领略到食物中的诸多妙趣。例如1924年9月7日,朱自清乘轮船而下,途中和几个新认识的朋友登岸游山,有个姓胡的旅伴买了梨,朱自清想吃却无法开口,这段经历他就这样写在日记里:“下午与胡非等下划子,登岸,八里而至楚门,疲极!购梨四枚,胡付钱。望其黄皮,闻其嫩香,而口又渴,真馋涎欲滴了!但胡等偏不休息!市口有一小桥,两边都是绿水,风习习然来,我甚想歇息吃梨,但他们善走,不知我甘苦,偏不息!与生人走山,真倒霉!山路确幸,难走已极;脚已起泡,才到一亭,小憩吃梨。”又过了几天,他在日记里记下自己背着朋友吃独食的事:“午后购回香蕉四枚,背杜天翁吃之,甚以为乐!”

朱自清的散文有许多是沉入现实中的,

他喜欢写风花雪月,却在风花雪月里充满了生活气息,蕴蓄了人间冷暖。他热爱生活,贪恋美食,但为人做事又坚守原则,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朱自清晚年为了抗议美国扶持日本的政策,拒领美国面粉,1948年8月在贫病交加死去。遗体解剖时,医生发现他的胃里全是土豆块。

民国几十年,论文人气节,朱自清是一个不容置喙的范例。☐

## 一地鸡毛

李宁

## “春节回家”与现代性乡愁

作家梅国云先生近年来搞笔外意象艺术,创意不断,成果颇丰。代表的作品很多,其中有一幅“回家”。讲的是春节期间,在外打拼的中国人,冲破一切往家赶的迫切。朴素又深情,简单而切中热点。

“回家”与“离家”,城市与乡村(镇),现代与传统,有若干对关系存在其中,对于“回家”的话题,仅仅停留在抒情式的哀叹中,是不够的,应该从哲学的社会学的层面去认识,我们才能更好的处理这里的关系。

为什么会“回家”?首先是因为“离家”。这里的“离家”,不是传统社会里,士子他乡赶考做官“少小离家老大回”的“离家”,而是普遍性的,涵盖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1978年,中国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打破了传统经济体制的束缚,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让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改革开放推进的现代化建设,推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也让从土地上解放的农民开始在农闲时节进城务工,促进了农业人口的流动。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口流动变得更加广泛而普遍。读书,务工,工作,经商,传统社会里“士农工商”各个阶层,都实现了大规模的流动。

流动的,又何止只是人口。资本、技术、原材料,生产和生产关系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流动。刚去世不久的社会学家鲍曼有言,从现代性的萌芽时期起,难道它不一直是“流动性”的吗?在鲍曼看来,“流动性”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否认甚至贬低这种深刻的变化都是草率的。系统性结构的遥不可及,伴随着生活政治非结构化的、流动的状态这一直接背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并且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那些在对人类状况进行宏大叙事时起构架作用的旧概念。

在流动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土崩瓦解。劳动力的输出,造成了乡村的空心化。与此同时,城市中的现代化发展,在带给已经进城的这些从乡村,从城镇,从异乡而来的居民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原发性的深深的“乡愁”。他们怀念那种熟悉的社会关系模式,他们怀念那种乡村的熟人社会,他们渴求在流动性的变动不居的陌生的社会中,找到一个可供停留的稳定的不变的“精神家园”。

这里的乡愁,这里的“家”,是虚拟的带有特定历史情境和个体情感体验的场域,是通过想象、隐喻、象征、虚拟等手段构建出来的审美对象。这里的家,是田园牧歌式的抒情,是诗情画意的表达。他悬置于记忆,溢出了现实,他是私密性的言说,而非政治的历史的宏大叙事。他包含了异乡人的颠簸流离的记忆,社会打拼之痛和地域认同之难,他是现代人身份认同的两难和纠葛。☐

## 百味书斋

明斋

## 苏州寻芳

范小青女士是当代知名作家,于小说创作方面,成就卓著。印象尤深者,其《裤裆巷风流记》写苏州小巷里的人情琐事,文化特

色浓郁,语言富有个性,字里行间弥漫着亲切感人的乡土情怀,被誉为“最具人情味道”的小说,实不为过。

范小青现任江苏省作协主席。小说创作外,其散文随笔也颇具影响。因其早年生活于苏州,求学于苏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工作在苏州,所以,对于苏州这座城市的文化血脉、市井百态、民风民俗、民情物象等,最为熟悉,最为了解,形诸文字,也最能传神,最富韵味。2015年初春,因苏州刘君、王君的雅意,余得到了范小青散文随笔集《苏州人》题签本一部。信手披阅,苏州的小桥流水、寻常巷陌、欸乃画船、黄酒白鱼、吴侬软语、碧玉佳丽以及文士墨客等,一一迎面而来,令人应接不暇。寻常事,街边景,平凡人,一经其描摹刻画,着墨点染,皆有声有色,活灵活现,韵味十足,逗人无限情思。

写苏州男人,突出其“性情平和”的特点,如明代画家沈周,就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每天早晨,前来求画的人的船,一准把沈家门外的河道塞得满满;沈周外出,更是前呼后拥,均为索画者。“沈周实在来不及,又不忍拂人家的面子,只好让他的学生代画,加班加点,才能应付。但这样一来,假画也就多起来,到处都是假沈周。沈周知道了,也不生气,甚至有人拿了假沈周来请他题字,他也笑眯眯地照题无妨。有一个穷书生,因为母亲生病,没有钱治病,便临摹了沈周的画,为了多卖几个钱,特意拿到沈周那里,请他写字,沈周一听这情况,十分同情,不仅题字加印,还替他修饰一番,结果果然卖了个好价钱”。善良温厚,心态平和,与世无争,于此为最。

写苏州女人,突出的是“善解人意”的性情,譬如,“一个苏州的姑娘在树下等着心上人,可是她等呀等呀,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等来小伙子,她望眼欲穿,但并不生气,也不恼怒,就轻轻地念叨着:‘约郎约在月上时,等郎等到月斜西;不知是依处山低月上早?还是郎处山高月上迟?’焦急失望的心情都是那么的委婉感人,唉呀呀,找这般好脾气,善解人意替人着想的苏州姑娘做老婆,小伙子可是前世修来的福啊”。淑女窈窕,娇美动人,憨态可掬,着实启人遐思。

写苏州人说话,突出的是“糯软柔嗲”



范小青作品《苏州人》

的特征,软绵绵的,轻声细语,含情脉脉,“苏州话的柔软,不止是在话语本身的韵律或在音调上,用词造句,说话的意思,均是温文尔雅”。所以,自古就有“宁和苏州人吵架,不和某某人说话”的俗语,即是明证。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苏州形成了这样独特的文化现象呢?范小青认为,是苏州的水。“苏州的水也不是壮阔的,是秀水,是笼在雨水雾气中的,是细气的美,便孕育出柔软温和的苏州性格来了”。

余于国内城镇中,颇为动情者,也是苏州。三十年来,或独自前往,或结伴而行,屈指算来,到苏州寻芳探幽,亦不下十余次。幽幽巷陌,枕水酒家,落日楼头,灯火茶馆,均曾留下过深深履痕,浅浅笑语。但是,总觉得仍然是浅尝辄止式的探访,仿佛隔了一层细密的面纱,始终不能揭去,更别说亲炙其芳颜了。只有在阅读了范小青的《苏州人》之后,才觉得似乎听懂了小桥流水的汤汤,触到了姑苏佳丽的心跳,懂得了吴侬软语的情韵,爱上了春来空濛的烟雨。

喜欢《苏州人》。☐

## 收藏小记

陶琦

## 螺钿之美



清代嵌螺钿山水人物漆几

从明清家具、古漆器及一些古董器皿上,常能看到有螺钿装饰,色彩炫丽,构图生动,立体感强,具有强烈的美化效果。好的螺钿工艺品,不仅是收藏市场上的抢手货,也能直观呈现各时代匠人的巧思设计、文化品味、艺术修养、精湛的制作工艺,令收藏者感知五彩缤纷的古代生活,以及商业经济的繁荣,获得审美的快乐。

所谓螺钿,即以珠玉、贝壳或金属经过打磨,嵌在器物的表面,再经多次刷漆固定,构成各式花鸟、山水、人物图案,增强器物的美感。螺钿是随着漆器的广泛应用,诞生的一种装饰艺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异彩纷呈。由于生漆既稠且黏,具有很强的粘性,古人把螺蚌的贝壳,以及角骨、金属、玉石、琉璃等材料,磨薄以后,粘在器皿的表面上,组成各式图案,然后再涂刷上多层生漆,使贝壳折射出五彩的荧光,繁缛奢华,意趣盎然。《魏书·食货志》:“诏中尚方作黄金合盘十二具,径二尺二寸,镂以白银,钿以玫瑰。”以及《北史》:“王榻后作一木龕,以金银五香木杂钿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式精工制作的螺钿器物,就已划定了贵族阶层的奢靡生活轮廓。

宋代的螺钿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各式精美的工艺品,是当时社会经济稳定、人民生活相对富足的标志之一。宋代苏籀的《栾城先生遗言》:“公闻以螺钿作茶器者,凡事要敦简素,不然天罚。”北宋时,为杯壶、茶具嵌上磨薄的珠玉贝壳作为装饰,就很普遍,螺钿已经进入了大众生活。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也记录了“关扑螺钿交椅、螺钿投鼓、螺钿鼓架、螺钿玩物”等多种螺钿家具和乐器,从这一特殊的叙事载体,今人亦可一窥当时鲜明的时代生活风貌。

到了明代,朱棣设皇家漆器作坊果园厂,螺钿工艺也得以更上一层楼。漆工专著《髹饰录》提到:“螺钿古者厚而今者薄。”明代的螺钿制作,一改之前的敦厚结实,髹漆肥厚,样式变得更为轻薄,新颖雅致,纤巧精工。这些工艺技法,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尤其是乾隆皇帝,崇尚古物,宫廷的螺钿器皿,受到明代工艺的深刻影响,但又加入了一些时代的审美元素。如通过构图设计,以密集和疏旷的排列,营造出空间的呼应与和谐感,使图案画面生动,虚实得宜,从而令器物造型与螺钿装饰,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如今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清代螺钿工艺品,就代表着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准。

螺钿工艺品很讲究“出身”,出自名家之手的作品,与普通作品,收藏价值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其次要从工艺水平、时代源流等方面进行考量,材质是否珍异,只是一个重要参考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所以,玩家一定要加强对螺钿工艺的了解,才能掌控自如。☐